

中央文獻文庫

漢書門
九十七卷

九十七卷
三十一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 (19)
函號	360 124

十九



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
賈誼論
漢章蘇軾

賈生有用才卒廢死于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間終灌日臣而為之痛哭至復為梁傅梁王墜匣自傷哭泣以死皆不能積其所發憤也

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
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
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
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
誼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
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竟舜終不可以有所為也仲
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
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中原文獻文集

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
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
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
其誰也。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
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
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
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文帝。灌嬰連數十萬以決劉呂
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之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
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

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
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
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而
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
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
見用。安知其終不復用也。不知默嘿以待其變。而自殘
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
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
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人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
一旦。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

東坡以不知默
默罪賈生太子
現東坡被謫其
憤恨无聊之懷
在又形之吟咏
何拙于作謀
哉

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如賈誼之臣。則知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澁。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慕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以孔子作案入
荀卿罪大好識
見

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頽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

以異說高論四
字立案教是荀
卿頂門一針而
謂李斯焚書破
壞先王之法皆
出于荀卿尤是
長公深手手段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獄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

申甫呂侯自獄而降，詩曰：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
傳說殷高宗之
相比于列星

房玄齡杜如晦
姚崇宋璟四人
皆唐賢相

八代謂東漢魏
晉宋齊梁陳隋
也忠諫迎佛
骨勇四鎮州亂

殺帥洪正而立
王廷奏詔愈宣
至對廷奏力折
其堂廷奏等遂
服

愈謁衡山南海
廟陰氣晦昧吟
詩默禱其靈遂
開

鱷魚龍身虎爪
蟹目龜鱗尾長
數丈人畜近以
尾擊之食如象
之任鼻也

公入潮州請置
御校以趙德攝
海陽縣尉為衙
學勾當州學以
督生徒

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
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
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
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
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
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王
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在。惟天不
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
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
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
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
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
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五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
民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
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
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
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行地
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蒿悽
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
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甲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曝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不太荒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

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昔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

漢唐後止于宦
官實實武崔衛
欲急誅之以成
其變故君子只
當寬除小人方
可以把色瓜之
道

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于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怨，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諛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迫，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之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每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

交易合其當。易。故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待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刑賞忠厚之至論

皋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
諸
主文不知其出
處及入謝日引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嗟。重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懽忻慄慄。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息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刑賞忠厚之至論

過諸兩制模次
歐陽公問其出
處東坡笑曰想
當去耳數公大
笑

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用之，何竟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禮，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乎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窈窕之詩，月出皎兮，佼人僚

兮舒窈窕兮本
刺好色也謂在
位不好德而悅
美色焉章中月
出皎兮喻美色
之潔白窈窕其
姿之舒也佼人
則美人也坡老
借此而賦亦詛
在位之不好德
也

秋水清見底月
在水中謂之空
明月光与波俱
動謂之流光推
衆曰擊逆水而
上曰溯謂望同
朝之君子在天
之一方
孟德曾操字是

為魏武帝
武昌即鄂州夏
口在鄂州江夏
縣西

少馬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御風。而不知其所之。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
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橈。擊空明兮
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
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慕。餘音嫋
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
繚。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

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
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于
渚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
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
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
驟得。託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
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
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
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

蘇文賦文集卷三

赤壁有二唯蒲圻縣西北岸鳥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游則黃州之赤壁也

蘇子得麻園于東坡而作堂焉子曰雪堂又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于四壁板公始至黃寓定惠院後遷臨臯亭又在區車院

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者木有類亂尤者攀而登其上馮夷華陰人服丹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借鶴與道士之夢以奔胸中曠達古今之思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斝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落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若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曰我有斗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西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

唐叔得禾異畝
同穎獻之天子
周公領天子之
命作加禾漢武
帝元狩六年夏
得室鼎汾水上
致元乃元鼎元
年文公十一年
叔孫得臣獲長
秋僑如乃名其
子曰僑如

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封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

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忙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于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

佛以像為教故
佛徒造大悲像
千手千眼異相
各視以像泛應
之各得其宜而
此記則推原其
本于无心故能
順應不失若撞
鐘于思慮以有
心應物則得此
頃彼生東滅西
也坡公此文說
理精到不可以
佛記而忽之

一心應万事最
難說得出只就
人身形容其難
而後推本于心
之至虛自融而
不乱至而能應
也

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于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于手與目乎。
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眾。非千萬億身。無以
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于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
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
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
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裸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媾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見。而理
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
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
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

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司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且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拍彈搏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字。色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以有心者反說
出憶又往來之
害則无心之能
應意愈明徹

按蘇文多圓惟
此篇及上神宗
皇帝方言書問
用方休蓋對君
之言須端重莊
嚴故也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清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報。所執無不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攪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廢一切眾。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言勝者則敗者
可知此意最妙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

以子孫塗炭為用兵之報非也太宗之過在閹門慚德啓武氏進立之階而宋室用兵自與唐宗不同

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線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輟勝。故使徂

叙仁宗無意于兵便兵休事已神宗意在富強便多言用兵此暗相照管處

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

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虛空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

師勝反為可慮
應前勝字

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其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董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此言當時兵弱
財匱如此安可
用兵

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
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軟凡庸。較之
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
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
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逢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
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
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

此言當時天意
如此安可用兵

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已也。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
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
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
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
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
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
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

上意既尽此復
称說漢兩祖不
輕用兵以致丁
幸之意

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
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
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
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
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
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
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
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

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
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
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
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不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又

蔡之

且其夫

且其夫

且其夫

且其夫

且其夫

且其夫

蘇轍字子由累官翰林李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號穎濱遺老卒謚文定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千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

此書本是欲見
韓太尉却自嵩
華黃河許多奇
聞壯觀說過未
此意最高亦最
險乃自太史公
周覽天下名山
大川交燕趙豪
描寫出來

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
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漑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
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
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
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
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
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
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
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
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習通
吏事。嚮之來。非有取于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
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
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呂祖謙 出處見博議

武王論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秦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己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于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斬，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

不見于湯。則非必見于夷。光未見于武。則釋必見于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什。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什。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為湯之慙。而且慙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授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于援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秦誓之書。吾當畧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于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

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歸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于忘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趙良布王之

無以氣之祖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其所以為皇朝之故也

胡銓 廬陵人奉進士任樞密院編脩上封事乃撰
議乞斬秦檜等坐是謫居海外自号澹菴老人

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斜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
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梓而縛之
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
之天下為大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大戎藩臣之位

胡澹菴肝膽忠
之心術明白思
慮深長讀其文
想見其人真三
代以上人物朱
文公謂可五日
月爭光中興奏
議此為第一
金封劉豫為齊
帝後麻之

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朝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大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大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大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

晉石敬瑭借契
州兵以滅唐有
天下嘗稱藩奉
貝及割地以界

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
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
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陛下不聞
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
陛下有克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
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魯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
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悞。已自可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
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父

藁街在長城南
門內旧有藁街

呼。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
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
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
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
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
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
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
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

即若今之鴻胥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耶

陳心齋八面鋒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天下之患莫大於逆其所不可為而心以其可為而為
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為而止則天下無可成之
功矣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
則亦無時而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百有所不
忍為利百而害一當有所必為利害之相當有所不能
為以其利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為害亦足以償矣
不若安於無事之為愈也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卹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怒亂不作。之為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惟晁錯以為不若使之入粟者。賜爵。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也。惟高郁以為不若是之輸稅者。以帛而代錢。則蠶自勸。諸侯之強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為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為募士使居焉。則人當自為戰。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則事無有不濟矣。

為治勿使人窺其迹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可測之恩。威存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為恩。而有不測之雷霆。雷霆以為威。而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曰轟轟焉。以求夫潜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者。曰瀼瀼焉。以求夫生殖。蕃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孝子忠臣之名不聞蓋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灑灑之書而得伊陟傳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召宏天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為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有逸民自晉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

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鏗彩於漁樵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逸民有獨行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泯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正雅之詩其序不言美極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

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足。德泯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得以窺其迹。而議其事。仁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皞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頌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所述。一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辭。獨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備。不闕而形容也。餉則有之名。不立。無有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慶曆之盛。曰。夫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難名。而福祿無窮。當是時也。尚復有名之可指乎。

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君臣之間。可以相忌。而不可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忠直者。疑於訕上也。慮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牽于意思。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為之。以自速於禍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

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為之也。嗚呼。人主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徇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過卑。徇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慙。徇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生之論患在於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論事之已卑。果不知何時而定也。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為吾勅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內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

之景帝。顧命之際。憐之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晏安無事之時。無收並畜。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固已森然在列。何倉卒之憂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輩。平居衆人。固不知其必能成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亡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默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之生。乃彷徨。四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責成功乎。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為主。先入者既固。則後繼至。舉無足以搖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占其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恠齊宣王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蓋湯之民。其信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為

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鐵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墻壞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非真是也。故人君有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著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為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後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法有所受人難倖取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亦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救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債者為之誘。怙强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弊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違。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

憎矣。復因讐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又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繫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益起矣。夫炎鑪道於頑鐵。利刃劔於軟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鷲之吏。搏擊之廝。岝嶽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也。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稽功必於其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恠恢帝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楯之虞。好馳坂之功者。昧什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眩目之形接。而見哲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辯。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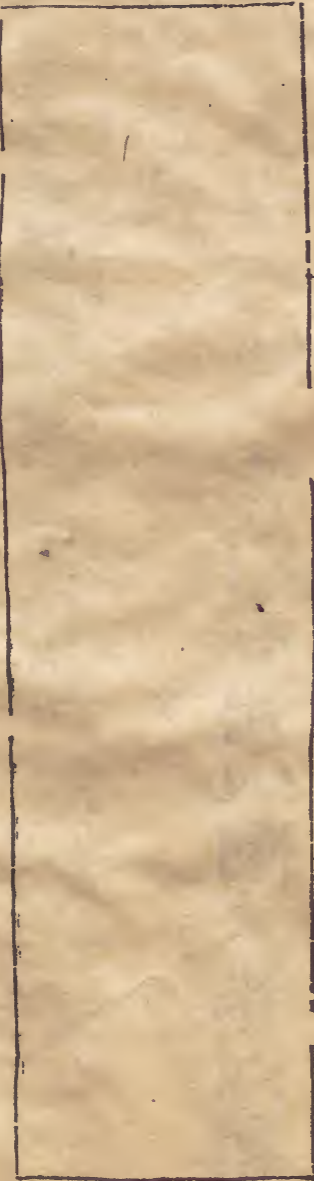
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願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侂而事不侂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而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而寡憂者。多事以虐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代。而盛衰並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尚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辯。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

國之地削。垂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王之所不貴也。

策國之術人主至要

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是持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之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之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脩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殺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籍諸侯之車馬以為裝。借諸侯之財帛以為居。賞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美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於侶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不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於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也。此諸侯不詳於策士之罪也。



山語論不信於眾士之罪也

楊誠齋文贈

宴安乃眾惡之門

宴安之暇。試嘗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縱欲之志反而沉于惡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宴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

君道謹微

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土木。則興作之計無自而生。笑顰不苟。誰敢矯假而行。八柄在已。誰敢

威福而擅。誠如是。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輩出。操懿温莽之類。接踵于朝。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哉。

君心即天

察天審已。不必察之于璿璣。占天以人。不必占之于卜筮。堯之眷天。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而在我之天降其祥也。虢之奪其鑿。晉之益其禰。楚之厚其毒。此一念之晦。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覺者福之晦者禍之一轉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明矣。

近習窺測君意。必至竊權。

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耶。君

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之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是甚者至于政事之罷行。出于此輩之譏論。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窺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固皆得而公竊之矣。

以窮為通。達為病。

士窮於窮。亦通于窮。達於達。亦病于達。且夫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曲

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卷。乃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歟。貴賤不足改其樂。

故貴為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

富貴非偶然

謂富貴出於偶然矣乎。若蠶若頰。富以其力者也。不賈不贏也。若郭若李。貴以其勲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然不可也。

智不可專任

君子之為天下。不專持夫智也。任智而為天下。其極必至於不智。非智之至於不智也。不智者。智之窮也。今夫事之未至。則逆設一智以待其至。事之驟發。則又設一智以應其發。使未至之事。果不遁於吾料。逆之外。而驟發之事。亦隨于吾所應之中。豈不大善哉。然前之事。幸而中矣。方百出而百變焉。使吾每事而為智。雖天下之大智。能不煩且勞乎。勞則倦心生。煩則厭心生。厭於內。而倦於外。則意惑而慮亂。惑與亂相遭。智之所以窮也。然則智果不可用歟。固非不可用也。特不可專用之。以

至於力窮勢極之地而不可為也。

祥瑞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
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
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
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
而有泰和。則尺地方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
固未易笏計而鞭笞。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
者。蘭臺螭蚴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馥槁竹之載耶。
簡策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蘭策有祥瑞。祥
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而
皋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
之雅。成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
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為奇瑞也。若屢豐年
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為殊瑞也。然
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
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醺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
平也。仰馬七政。齊俯馬萬物。遂內馬而邇人安。外馬而
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
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

三代自劉迄季。步趨一躅。固有獲一麟而作歌。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吳蠶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棠。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也。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未瑞也。鴈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潜兔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類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

曰。祥瑞在簡策。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字惟鴻均一調。而彗字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淫蛙。惟玉律一正。而淫蛙不能亂。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嗚呼。煙橫瓜丘。苔侵甬肆。漢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羸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羸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生病之耳。何者。鄒魯有孔

孟經不火矣。下推漢唐而有義文經。雖火而不火也。八
索九丘。蓋嘗亂經矣。十詩三千。蓋嘗醞釀矣。六經已無
莠矣。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故六經無一穗之
蓬蒿。戰國虎據。莫非王土。蓋有疑詩者。血流漂杵。有疑
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出焉。干城經郭。掃塵辯囿。而
六經無一點之塵垢者。何也。天下之有聖人故也。異端
之病經。何紛紛乎。劉歆曆法引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
氏書注引伊訓。載浮在亳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為沐果
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鹽鐵引其故察察之語。
以為出春秋。按畫易春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天下無聖人故也。

文集三卷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宋濂 出處見龍門子

論中原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
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
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冒。恬
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

起語冠裳深得
尊中國体

大德泰定天曆
俱元朝年號

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邇世之
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后嗣
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
虐。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
生者骨肉不相保。雖曰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
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
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
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
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
際。誠可矜憫。今方河洛關陝。惟有數雉。忘中國阻宗

如張士誠等皆
奉元朝貢

之姓。反就夷狄禽獸之名。以為美稱。雖假年號。以濟私
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傾謀。為生民之巨害。皆
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也。天下亂。為衆所推。率
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拒巴蜀。東連
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
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
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
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
人民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
至人民勿避。予誦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

蒙古色目俱此
虜姓師

六經備天下之
道吾心備六經
之理故求經于
心正則事无
真得心要領

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
之人以安之耳。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
色目。雖非中華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
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
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
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
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
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道莫過乎

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有是
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
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
一心皆理也。眾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
其心者。故聖人復回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
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
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
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
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
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心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

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騫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于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于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于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復有善俗。國

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

者哉。

方孝孺

字希古浙江人建文初以漢中府孝教授召為翰林侍講及靖難兵起遊死節為謚正孝

深慮論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共車可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於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

用智為謀則淡
唐故事可鏡大
德可結天心一
語直方古不朽
法言也

子謀人而拙
于謀天一喻真
奇絕

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殺之謀。武宣以後。稍
剖析之。而今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
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
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以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
子孫。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
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什其兵權。
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
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
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

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
乃工于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
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
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
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
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
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而豈天道也哉。

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

將士君子事君
正理上論起

銷患於未萌。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持危。匡扶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鈞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

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締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心宜陳力就列。諄又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

辨駁無逃避處
蓋以君臣之分
律之不必其待
以國士与否也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趨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偉。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何景明

號大復。信陽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逆豎構權公憤時事。著大復論。語多激切。官至督學大夫。

任將論

用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貴之手矣。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機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機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閭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拔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

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嚴治論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忍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

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跋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旌鸞纓。以飾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

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後使羣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綱紀。而決其防限。于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于立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未流溢也。夫燥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惟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哉。

中庸方觀

羅倫

字彛正號一峯江西永豐人登成化丙戌狀元未幾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取船提率

靈星門記畧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為棟。穩以陰陽為闔。闔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為根。以敬為鑰。以禮為門。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

中庸方觀

十二

義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
吾家之所以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眸于面。蓋于
背。施于四體。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
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叙。朋友安其信。男安于外。女安
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懋遷。行旅安于役。
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
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
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
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穎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
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
高堂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
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
滅為門。唐儒以文詞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
其道。乃伏於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入其門者。
宋之諸子可數已。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
闢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元吳草廬氏欲獵數子之蹤。
將杖叩門。而破壁生焉。於戲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
詞章為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
于秦莽之區而已。云云。吾言于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
在此而不在彼也。

中庸卷之四

王守仁 號陽明餘姚人登弘治進士歷官江西巡撫討

論元年春王正月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
為論愈詳。而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
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
或以為周始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
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
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
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
嗟夫。聖人亦人爾。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

歷本紛又異說
以為下文辨駁
張本

言夫子志在從
周又作春秋以
誅僭亂豈有改
周正朔之理詞
然必痛切讀之快

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于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于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之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

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

夫子志在從周
又作春秋以誅僭亂
豈有改周正朔之理詞
然必痛切讀之快

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爾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侯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于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爾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

到見理愈精
說詞愈明足破
千古之疑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月。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冬可以為春一
段理到詞到先
儒所未有也

中庸文獻文集卷四
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
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
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
不可。陽生于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于亥。子陽
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
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
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
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
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亦
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
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
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
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
爾。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
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
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
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
蓋推聖言之過爾。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其篇論六經
吾心之常道而
求之于心即所
以導經此以甚
高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于
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
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
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
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
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
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
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
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
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
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
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
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
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
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
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
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
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
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為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矜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去。至於窶人丐夫。而猶翬。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問小見。以塗天下之

此論經之悔
以亂侮賊形容
尊字最為味酸

耳目是謂侮經。侈淫亂。竟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毀棄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也乎。越城舊有嵇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于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隱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詒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已。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曰。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于有庠。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于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

冕言象不當祀
而以胡太乎談
雜文法抑之揚
之何奇音妙

象也。意象之死在其于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拉于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

即管蔡之當誅以明象之見化別有一種

本方象作記若徒設不象一何

意味此直排舜德入人上何等冠冕且思致婉切議論深長末一段使人讀之有感而向善之意

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荅倫彥式書

往歲仙舟過贛。澗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于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

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動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固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于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問示知之。

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于潘子。既有見矣。復學于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所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

有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度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捕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穎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故夫穎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

也。而子頽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言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所醉飽。盍亦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志。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于是專心為已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乃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而多言。志輕而多言。氣浮者耀于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啗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揜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狼。自托于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于行。夫誠敏于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訥。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

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穎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夫是之謂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高啓

字伯宗京山人也舉嘉靖進士

辯讒

至難必者人之行也。至難窮者事之變也。至難防者時之間也。至難釋者志之惑也。行難必則世無不可言之人。變難窮則人無不可非之事。間難防則彼無不可入之時。惑難釋則吾無不可移之志。四者之相值。此天下所以多讒也。詩曰。萋子斐子。成是貝錦。述讒之奸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者讒之害也。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惡讒之嚴也。久矣。讒之為患也。夫世之人孰不曰。我知也。我明也。讒無能至於我也。然天下豈皆不知不明者哉。

而何其諛之多售也。夫諛人者必小人也。諛於人者必君子也。君子何為而諛於人也。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一峻也。水必激焉。則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不樂也。是故積賢生美。積美生譽。積譽生忌。積忌生諛。則君子者安得而免於小人之諛。小人無足責矣。君子之諛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於君。孝子不得而終。愛於父。貞女不得而暴。志於夫。良士不得而全。交於友。嗚呼。彼亦何辜而罹此哉。載稽史冊。往跡具陳。隱忿沉冤。前仆後繼。古今之相負者。豈一人也。是晁錯削國。計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

之賈禍也。屈原定令。脩潔無私。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然猶可諉曰。悻直之招謗也。子胥之功。何負於吳。而有鴟夷之浮乎。則又諉曰。君寵之不薦也。楚之美人。何踈於王。而有劓鼻之禍乎。則又諉曰。嬪婦之愚。自見欺也。西伯之聖。之自全矣。而羑里之囚。幾不免焉。則又諉曰。主臣之踈。人易間耳。申生致胙。分非踈矣。而待烹之殃。奚為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竒掇蜂。非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如子胥。寵如美人。聖如西伯。戚如父子。聰者如尹吉甫。亦可保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於此。

者當何如也。然則古今之相負，豈一人哉？甚哉諛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辯也。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可以蔽天；層山之雲，可以蔽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於水火。吾心之明，不皎於天日，而壅蔽之患，多於雲霧，則諛之難辯，曷可勝言哉？是故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詞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勢所不達，則因其礙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託為誤世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槩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者？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大抵或婉或直，或急或緩，或正或反，或數或間，或多至盈筐，或少以片辭，蓋山谿不足以踰其險，淵海不足以同其深，宵昧不足以比其幽，浮雲不足以况其變，機械不足以類其巧，鬼蜮不足以方其幻，非有上智之明，介石之守，幾何不為所入而墮其

奸哉况吾中人之資。何可輕聽而不詳辯之也。吾見
今之人猶多好為伺察。易生猜忌。寄耳目于群小。委聽
明於險邪。舍赫又之正觀。而探不根之浮議。指灼又之
顯迹。而從無驗之單辭。夫杜之恐其不絕。又况導之而
使來也。嗚呼。許由染匿冠之污。穎回負竊飭之詬。曾參
蒙殺人之謗。孟軻有薄父之譏。天下之是非。安能以盡
明乎。負知者自矜。諱欺者恥伏。溺中者不悟。偶覺者固
悔。然則天下之憂方永也。雖吾為說甚詳。又安知吾之
果不救於諛邪。

王世貞

字元吉

號鳳洲

太倉人

登嘉靖進士。歷官刑部

奇貨可居

論以賈術立
論訊呂子之為
貪賈而不為廉
賈為愚賈而不
為知賈也

嘗觀賈於五民。最為末業。然賢知之士。往往出於其間。
際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後。士
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賈術。顧有巧有拙耳。百里奚
飯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叛大夫。此良賈也。范蠡
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卒去之。陶能積
能散。此知賈也。伍員大夫種。材能收之。而知不能散。乃
以禍終。此愚賈也。若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目
為奇貨。卒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徒蜀以死。此於衆賈何

華陽夫人太子
寵姬時適无子

不韋娶妾如有
姬故欲之異矣

居乎。其不免為貧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為名。不
善賈者以其術為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
千金為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
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疑。而以賢孝自托。
不韋為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策之明也。然父子至愛。
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
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逢其會。要未可貪以為奇
也。顧其賈堅之見。貪得無已。時買姬種禍。而陰令移之
也。及其窮卒與之同弊。豈非贖貨無厭者哉。為不

計奉歸異人。既立為秦王。以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
後世。所謂多財善賈得其資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賈
于秦矣。不然。功成名立。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
蠡並稱。知賈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已。死而功之暴
于天下。雖愚猶不愧為伍負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
倉卒就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韋之賈。挾奇以要價。
能居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心者也。則名不免為貧賈。
賤行而已。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為
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卒盡散之。此真善賈矣。此所謂以
其術為賈者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三

居善積也謂信
善賈向乘利射
利也

而三去之則其泛舟五湖之計也故蠱之賈其仕進日
 為知賈其居積則為廉賈自蠱而後世無善賈者顧于
 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托以報秦此得居
 債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于赤松不及漢之繒繳
 豈不知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菹醢此貪以賈
 禍其術亦不常之類耳要不為善賈也夫賈術不概于
 人坦然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際其不出于賈者
 鮮矣故君度其臣可居以共功則以臣為奇債而懸爵
 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利則以君為奇債而設
 賈之此國之世凡所橫說之士大抵皆

不常其尤也有一家者以禮義為奇債以

送詐亦以術立國及信

敗

忠信為居積士至於前必以此程之價當則取價不當
 則去雖有猾賈如呂子者敢鈎奇於其間哉顧秦以詐
 之威六國其造謀設間陽收而陰奪之作有禮義忠信
 之素也蓋亦以賈術立國而已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
 其理也於不常何病

原墨

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與金輦壁京邸為場鬻
 爵賣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
 蓋朝通百鎰則夕家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

片括時弊炳若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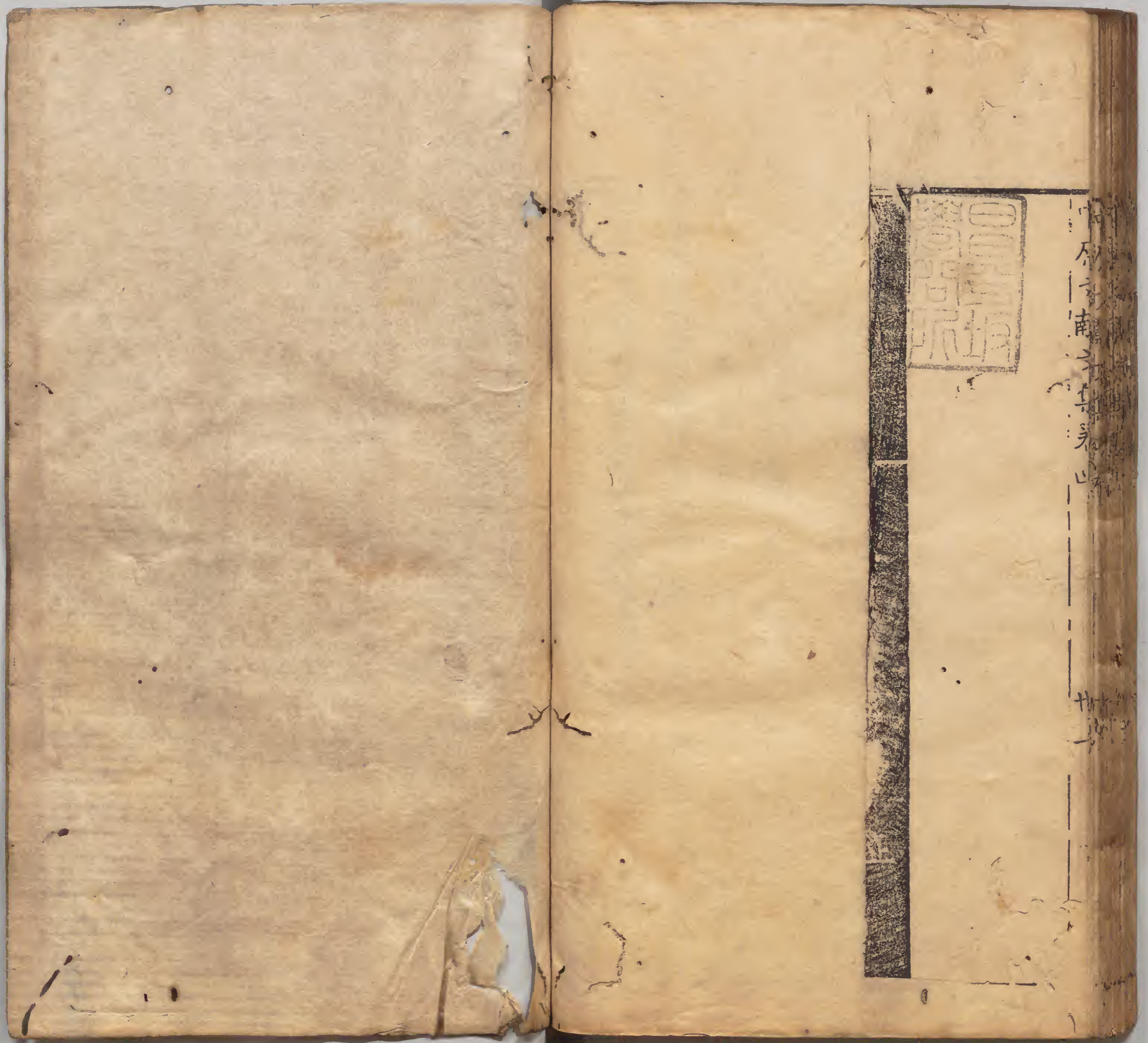
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與之者若出諸袖。由是
交于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迹未涉。其庭不
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
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
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數
干利。其用無窮。救譽。愆謝過。其費莫美矣。夫取諸人以
立上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
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不心者。勢也。矧今之大中
蕭曾為秦晉。丙魏為潘楊。以察締為世睦。樹戚引為誼
餽。動以億計。吉凶。吊。而足將。

以終南為

漢武云我亦欲
除吏

北光天未問溫
室樹不苔

蠹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簞簞之飾。而患由實
邪。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
。响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
高于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除吏惜哉。未聞按
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
由是探宸衷于闈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責乎
威福。獨攬頻笑自愛。絕請托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
之典。嚴漏泄之誅。艸不宣于掖庭。樹無談於温室。源竭
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中
原
南
之
其
美
山

國立公文書館
藏書

